

潜
龙
吟

QIANLONGYIN

Guo Guang Zhu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郭光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潜龙吟

郭光

QIANLONGYIN

Guo Guang Zhu

潜龙吟 Wenji Chubian





潜龙吟

QIANLONGYIN

Guo Guang Zhu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郭光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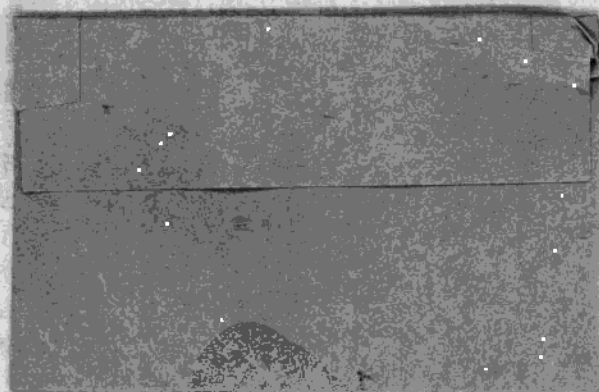
新登字（京）11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潜龙吟/郭光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6. 12

ISBN 7-5033-0772-2

I. 潜… II. 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 1247.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北京朝阳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1

字数：526千字 印数：1—2000

定价：26元（膜）

《潜龙吟》序

魏 巍

郭光同志于今年春天逝世了。他是作家中默默耕耘、从不张扬的那一类人。他究竟还有什么写好的作品没有发表，作为老战友，这是我应当关心的。因此，在他逝世的第二天，我去看望他的夫人张涛同志的时候，就提到了此事。他的孩子很是认真，不到半年时间，就将书稿整理、复印好了。更可喜的是，他所属的单位解放军第二炮兵领导机关非常关怀，给这部遗著提供了出版的机会。这样才使本书得以问世。对于一个逝世的作家来说，这也许是最大的安慰吧！

郭光和我同属于抗日烽火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他是冀中蠡县人。1938年1月参加八路军，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军后长期从事部队宣传文化工作。整个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都共同战斗在晋察冀这块光荣的土地上。平津战役后，华北野战军19兵团成立了骑兵师。我们又被调到一起，我在一个团当政委，他在师部当宣传科长。我们还在宁夏韦州太阳山，与刘志丹的老对头张廷芝打了一仗。以后我们又先后调到总政文化部从事编辑、创

作工作，来往就更多了。

郭光对人热情诚恳，但不喜交游，只是一声不响地做工作。也许他的作品出版时，你才能知道他写了什么。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仅仅是开始》，是解放区作家进城后第一批铅印出版的作品。此后他又写了长篇小说《寒流滚滚》，中篇小说《马》、《春生》和报告文学《英雄列车》。这篇报告文学当时受到大家的热烈赞扬。但在我的印象中，郭光最苦心经营，写得也最上劲的作品，怕就是这部《潜龙吟》了。记得1959年我们住在前门外大耳胡同一个小院的时候，他就在有滋有味地写着这部宏大的作品了。他写得很认真，事先打好草稿，然后工工整整誊在他的原稿上。真可谓经年累月，锲而不舍。直到“文革”才被迫中断。“文革”后，他插进了另一部反映解放战争前夕的长篇小说《寒流滚滚》。此作完成并出版后，才全力投入这部大书的修改工作。不料1979年他生了一场大病，病体恢复后已大不如前，再加上种种不如意的事，终于使这部大书未能全部完成。

《潜龙吟》是这部大书的第一卷。前几天，他的夫人和孩子们，把两大抱原稿放在我的书案上，并嘱我作序。我在展读亡友的遗稿时，很快就被作者的艺术才华和冀中平原浓郁的生活气息吸引住了。读完全书，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部革命现实主义的杰作。甚至可以说，它为抗战前几十年的中国农村生活作了一个总结。在同类作品中，它不仅毫不逊色，而且似乎更加切近生活本身。这样的作品，恐怕也只有这一代作家能写出，今后怕很难再有这样的作品了。郭光同志数十年的心血没有白费。

从本书的命名和作者的计划，我们可以窥知作者的宏愿。他要写一部大书，显示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发挥的伟大作用。第一卷《潜龙吟》，意在象征这条巨龙还曲蜷潜伏于深潭之中，而在此后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就要飞龙在天了。这无疑是从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汲取的具有宏大意义的主题。早在第一次国

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群众也只有取得近代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创造历史的新格局。中国惊天动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已经作了充分证明。作者汲取的这个主题，完全反映了中国近代革命的本质。

但是徒有这样的宏愿，还是无法实现的。可喜的是作者对农村生活惊人的熟悉。因此，他在描写农民的命运、农村的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方面，是写得那么真实那么自然。其间毫无公式化、概念化的痕迹，更没有单凭主观杜撰来歪曲生活。整个作品通体都闪射着生活的美。如果不是作者生活底子丰厚，那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本书的主人公乔进宝，是作者创造的中国贫雇农的艺术典型。作者通过这个典型概括了旧中国农民的命运。像一般农民那样，乔进宝和他的父母都怀有发家的愿望，即使不能达到，也怀有娶妻生子最低的生存需求。然而在那样一个存在着封建剥削压迫的社会里，这一切都是不能实现的。最后他不得不奔走异乡，走上众多农民都走过的道路——“吃粮”，也就是当一个大兵。等他发现这不过是另一座牢狱，再度回到故乡时，自己挚爱的恋人已经嫁给他人，一切梦想都幻灭了。最后连开一点废弃的荒地，刮一点地皮上的盐土都不可得。封建的魔网堵塞了最后一点活路。乔进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受到共产党人的启发而觉醒的。他的命运概括了旧中国千千万万农民的命运。这就是旧中国赤裸裸的现实。小说至此揭示了一场伟大革命的必然性。现在有一些时髦文人正在卖劲地鼓吹“革命不如改良”的反动主张。他们认为，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甚至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都统统搞糟了，如果不是这些革命，而是采用改良的办法，现代化也许快得多。这是对我国人民百余年来伟大革命史的彻底否定。恐怕只有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传人才会发出这样的抱怨，得出这样的结论吧！于此可知，他们嘴里的“现代化”不过是“殖民

化”的另一个称谓罢了。对中国人民来说，它早就臭不可闻，不值一文！这里也可看出，他们对历史对生活是多么无知。因为一场革命是否会发生，是由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来决定的，是不以任何政治家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革命家不过是因势利导而已。一切改良派都为历史所抛弃，正是因为他们不能适应中国人民大众的需求。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小说《潜龙吟》，对革命发生的必然性，就作了确切的说明。

小说的艺术性也是高水平的。作家运用的语言，是经过提炼的富有地方色彩的语言。所描写的风土人情具有浓郁的“冀中味”。故事情节抓人，常使人不忍释卷。作为故事中心线索的乔进宝与梅姑的爱情，写得缠绵悱恻，令人回肠荡气。尤其小说创造的乔进宝等一系列性格鲜明的农村人物形象，是对中国文学的宝贵贡献。

现在看，小说惟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写“飞龙在天”。然而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但是，我们从那些叱咤风云的老将军身上，从那些牧羊童、放牛娃出身的将军身上，不是都可以看到乔进宝的身影吗？乔进宝的遭遇和经历不就是他们过去的经历吗？我们只有用想象来弥补这个遗憾了！

1995年11月7日，于北京。

目 录

《潜龙吟》序	魏 巍 (1)
一 生 日	(1)
二 童 年	(12)
三 引 弟	(22)
四 父 亲	(35)
五 横 祸	(53)
六 闹 丧	(69)
七 艺 师	(79)
八 成 长	(92)
九 东 家	(103)
十 驻 军	(114)
十一 梅 姑	(128)
十二 定 亲	(142)
十三 出 走	(156)
十四 路 遇	(172)
十五 兵 荒	(181)
十六 刑 场	(194)

十 七	赵黑小	(209)
十 八	平安家书	(226)
十 九	牌坊大院	(232)
二 十	火焰驹	(247)
二十一	不如归去	(253)
二十二	故 乡	(267)
二十三	井台会	(278)
二十四	赶 考	(288)
二十五	骚九九	(302)
二十六	绑 票	(311)
二十七	栽 赃	(324)
二十八	不许作保	(338)
二十九	对簿公堂	(346)
三 十	赖 账	(354)
三十一	冲 喜	(366)
三十二	幻 灭	(378)
三十三	梅姑入庵	(391)
三十四	青 莲	(400)
三十五	择 婿	(409)
三十六	婚丧事前	(421)
三十七	交 易	(435)
三十八	自乐班	(441)
三十九	人 市	(448)
四 十	祈雨还愿	(457)
四十一	深夜来人	(469)

四十二	开荒		(479)
四十三	闹府		(487)
四十四	别开生路		(500)
四十五	夺食		(508)
四十六	人质		(515)
四十七	砸盐店		(531)
四十八	冲官衙		(553)
四十九	撤退		(570)
五十	骨肉之交		(580)
五十一	悬首示众		(594)
五十二	造谣追踪		(607)
五十三	送别		(617)
五十四	报国无门		(628)
五十五	到民间去		(644)
五十六	期待		(653)
后记			(661)

一 生 日

庄户人家，一年到头，数除夕和新正最闲在、最欢乐了；可也很忙——别样的忙，甚至有点儿紧张——欢快却又神秘的紧张。天一擦黑，男人们便去上坟燎草，给祖先照明，请回来享福礼。家里的人，就忙着摆香案、点灯火。在那香烟缭绕、灯火幽明中，仿佛真有神、祖的身影儿在游动似的。花炮这里那里爆响起来了，灰暗的天空，点点火花忽隐忽现。——乔家店全村荡悠在热烈、欢快、希冀、神秘的氛围中了。特别是村中首富乔文华家，气氛最为浓烈，历年如此；可是今年，谁都没有想到，竟有一户，而且是同族中最穷的一户，居然超过了他家！这就是他家的紧邻——乔连水家。原来乔连水是双喜临门啦：既准备过新年，又准备生贵子！至亲好友都这么说，算命先生也这么说，这回一定是个男孩儿，而且保准能成活。

乔连水眼看就 39 岁了，还没有承顶门户、延续香火的儿子呢！穷苦人成家晚，他那头生女儿只有 6 岁，名字叫引弟。这个引弟，引是引来了两个弟弟，可都没成活，一两岁上就死了！而今老婆张多头又要生孩子了，他怎能不抱着满怀希望呢！还在上坟请祖时，他就一边燎着谷草引路，一边叨念：“爷奶呀，爹娘呀，要添丁进口啦，都说是个男的呢！跟孩儿回去看看吧，这个年可非比

寻常啊！”他那虔诚的模样，就好像真有先人的魂灵儿在跟着他似的。

接生婆是乔连水的拜把子哥哥洪永顺的老婆——顾大丫，人称“顾大脚”；外村人不知道她的姓名的，就叫她“乔店大脚”。叫是这么叫，要跟天足比，她那还算小的。只因那年代，时兴女人裹小脚，她那脚没裹成，落了个大白萝卜样，比较起别的女人的来，就显得大了。为什么没裹成呢？一是因为穷，她娘必须做活挣命，没那么多工夫给她鼓捣脚。二是因为她性气暴，受不得那委屈，一给她裹上，她就偷偷地扯掉，打也不依，最后只好由她那么扑撒着去，再不给她裹了；可也难得还原了。她不但脚大，还无处不大，身个儿比她男人洪永顺还高出半头呢！而且练得一身好拳脚，因此人们都语义双关地叫她“顾大嫂”，也有叫她“母大虫”的。但你别只看她人高脚大，做起活儿、理起事儿来，却是非常地精细。经她收的生，没有一个出事的，都是大人孩子保平安。

这回是给弟妹接生，自然更要经心，她为怕误了事，早就来了。不到三更天， she 就把应用的东西，产褥子呀，漆木盆呀，木炭火呀，七什八物，都准备好了；只差剪脐刀；她要用牙咬，为了干净些。

张多头虽快临盆了，可她还是闲不住，也许是高兴的缘故，也许是想压一压自己的紧张心情，她帮着包起饺子来。顾大脚怕她累着，就来接她的手。果不其然，包着包着，张多头肚子突然疼起来了。顾大丫连忙腾出手来扶住她：“你看你！我说什么来着？”眼看着张多头疼得叫唤起来了，她也不免有点儿紧张了。虽然是生过几个孩子的人，不会难产，但她毕竟是亲朋啊，必须格外小心伺候，万保无失呢！随着阵痛的逐渐加剧，她的安抚也就越发恳切：“没事，没事！保好，保好！”但见效果不大，就更引逗她

道：“大妹子呀，这回姐姐保你生个小子，白胖白胖的！看这肚子呀，兆头儿早出来啦：尖圆尖圆的，错不了！滚圆的才是妮子呢；还有这……嘻嘻嘻，姐姐给你保定了！怎么，你怕不准？哪能哟，不看姐姐我是什么人！”

小引弟在外间屋，一面烧水，一面倾听；一面吃惊、着急，一面又感到神秘：那是怎么生的呀？怎么这么难呀？乔连水已经做完了活，在院子里走动——他更是只想早点听到那呱呱坠地声。忽然，女人那凄凄厉厉的嚎叫声传出来了。在嚎叫的间隙，夹杂着顾大丫“使劲！使劲！”的鼓励声。小引弟忽然停止了烧火，莫名其妙地抖动着。乔连水的心猛一跳。捏着两把汗，转起磨子来了。每当听到妻子的吼叫声，他就禁不住打哆嗦。有时听着听着，忽然断声了，他的心就窜上嗓，拔步便往屋里闯；忽然妻子的呻吟声又出来了，他长出了一口气，急忙停住脚，双手合十，连声祷告道：“快下来啦！快下来啦！老王母噢！观士音噢！……快叫他下来啦！下来啦！”

“好！使劲，使劲，再使劲！好——”接着，里间屋忽然传出顾大丫的喜叫声：“下来了！下来了！”随着一记清脆脆的拍打声，猛地飞出一串初生婴儿的啼叫声来，好像要撕天裂地似的，几乎淹没了顾大丫那口力出丹田的喜叫声——“哈！真是个大白胖小子呀！连水兄弟，什么时候啦？快看看三星！”“也就刚交五更天！”乔连水兴冲冲地回答道。“五更天！好哇！”顾大丫更兴奋了，“五更分二年——大年初一啦！大年初一生人啊！嘿，这小子！真重啊，足有9斤！”

……已近中年的张多头，经过了这场紧张的胜利的战斗，干瘪的腮颊透出了淡淡的一层红晕，眼睛变大了；迎着菜油灯光，照出了满脸的疲倦、温柔、喜兴。儿子就在她身边啦！他早已住了哭，想是睡着了；她已无力去看他，她也犯困了。胡乱吃了一大碗鸡蛋罗素面条汤，就理得心安、文文静静地睡了；脸上还在挂

着笑。

可是别的人却更忙了。顾大丫收拾了这，又去收拾那；最后腾出手来，偷偷溜出到外间屋，指着里屋门口上的一个小钉子，低声对引弟说：“给，快挂上这个红布条条儿。记住：你们小孩子和男人们，谁都不许进去。”说罢，一转身，面对灶王像，毕恭毕敬地低声禀报道：“灶王爷呀，灶王奶奶！添丁进口啦，大白胖小子啊，我这就算报上啦！保佑啊，保佑啊，保佑啊！”

一会儿又忙嘱咐引弟：“快烧水，你爹等着饺子上供呢。”水烧开了，饺子煮熟了。乔连水端起饺子碗来，跪到临时设的“天地君亲”纸牌位面前，咕咚一声跪下来，胡乱磕着响头道：“多享用点吧，小人这里有礼了！孩儿有后啦！保佑啊，保佑啊！”菜油灯光的油烟，和杂面饺子的热气，一齐摇曳着，互相交融着，从中仿佛看到了祖先的笑容，真地在那里吃起来了似的。

饺子上了供，待会撤下来，回锅热一热，就该人吃了。顾大丫想到这事，便笑着告辞道：“我回去看看再来，”乔连水急忙拦住她道：“回去干什么，就在这吃嘛。”“那怎么行！”顾大丫说，“大年初一的饺子没外人。”“你怎么能叫外人呀！”“那也不行！我饭量大，在这吃也要回去拿——”“还拿什么呀！这足够了，打着嫂子你的份儿呐。”“我总得回去看看呀，”“这倒是，这倒是。”“咳，连水！怎么还不放鞭炮啊？早该放啦！先放鞭炮后上供嘛。”“不是噢，大嫂！牌坊院还没放呢！”

原来每年新正，起五更放鞭炮，全村都是以乔文华家为准；他家先来个中心开花，然后是四邻跟着放，然后波及远处，全村都响，年年如此，几乎成了不成文的规章了。“放！”顾大丫断然地说，“他家睡死了，这年大伙还不过了呢，放！”又说：“时辰管着呐！”“说的就是啊！可他家怎么还不见响动呀？”“什么他家他家！我不爱听！还能什么事都看他家呀？”“再等会儿吧”“等到几时啊！错过时辰啦！哼，都是人们心眼窄、胆子小、眼皮儿高，惯出他

家来了！拿来，我去放！”“别别！嫂子你快回。我这就放。”

可顾大脚还是不相信他，非等他放了才走，乔连水只得动手了。他用长竿挑起一挂鞭炮，正要点火，顾大脚突然低声叫道：“看慌的你！别在院里放呀！到街门口去。举得高高的！多放上一挂；没有就去我那儿拿。快去呀！”

鞭炮一响，立刻惊动了四邻，都跟着放起来，以为还是牌坊院带的头呢。随后，乔连水生儿子的消息一传开，好多人都赶来道喜，同时拜个早年；有的还带了鞭炮来凑热闹。孩子们放着，笑着，叫着，跳着。闪闪火光下，满是火药香。大人们看着，听着，闻着，也乐了。一年一次啊，怪新鲜的；何况这个好人家又有了喜！人家乔连水，不仅一贯和睦邻里，本事也冒尖呢，又肯帮人忙！耕耩锄耨，样样精通，不仅会赶大车，还外加泥瓦工，谁求都行；人家虽然穷，可是个大辈儿哟，过去看看也小不了自己。还有的人想：乔姓是大族，祖居此地，总得敬他们三分；虽然他乔连水不是那种喜欢叫人怕的人，也是去去为好。于是就有那年岁比乔连水还大着一些的人也来了。乔连水不敢以辈分高自居，连忙格外地招待他们。

可是，当人们听说牌坊大院还没放鞭炮时，都吃惊了。就议论起来道：“唉呀！这不是抢了他家的先啦！”“抢了就抢了吧，又不是故意的：生了儿子了嘛，一高兴，谁还记着那些事呀，可不就掐着时辰放呗。”“唉，慢着！我想起来了：听说他家那个官祖宗，也是刚交五更生的呢！”“是吗？唉呀呀，同一时辰！这孩子可是主贵呀！”“可就怕……”“怕什么？噢，放鞭炮的事呀，那他们能怎么样了呢？谁叫他家误了呢！其实啊，晚点放才从容呐；看周围几个村，都比咱村晚。哼，偏偏他家出了那么个官祖宗，生辰又那么巧，就把过年的鞭炮提前放了，弄得咱们也得跟着赶这个早！你不放不行啊，他引逗你呐。可偏偏这两年，他们越来越晚了，谁还能老等着他们！”

正说着，牌坊大院——乔文华家的鞭炮声突然响起来。噼噼啪啪，叮叮当当，声音好像透着急，在耻于落后了似的；可是，响的时间却比往年长了，声音也更响了，仿佛是在示威呢。

乔文华果然生气了。这人，40来岁，胖胖大大，浑身透着福气。他早年习文，因屡考不中，改为练武了，可也没练成——还是个不中，也就懒得再练了，渐渐发起福来，落了个弥勒佛儿样。他最爱他的官爷爷——进士及第的大德公了。这大德公，既做过京官，又放过外任，正是这偌大家业的始祖。不过，要是刨根问底地说，大德公的父亲乔善本才是始祖呢。提起这事，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有一年发大水，乔善本背了一口袋窝窝头，顺着村南的旧河道堤跑。忽然，那堤道被大水冲断了，他连忙爬上一棵大树，无意间看见一个衣冠楚楚、怀中鼓鼓的中年人，正在大树杈儿上坐着喘气呢，两眼直勾勾的，显然是吓坏了。大水老不退，乔善本饿急了，就拿出窝窝头来吃；然后垂下一个小饭筒儿去打水上来喝。那人见了，一个劲地咽唾沫。最后，他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向乔善本说，要拿钱买他的窝窝头。现时下这窝窝头就是命啊！钱能顶什么！乔善本不肯卖给他。那人急了，忽然从怀里扯出一个布包儿，露出许多金银来，说是一半换一半。乔善本望望大水，估估干粮，觉得完全够用了。这才盯上了那黄白之物，接着，一个喜出望外，登时答应下来。

另一种说法是：旱灾加水灾，一连闹了两年，好多人家饿得要卖儿卖女啦。乔善本，不知他从哪弄来了一车高粱米，招引得人们争着拿大好田园来做抵押，高价买了他的去，使他一下子就成了个小财主。

这两种说法，不知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但有一点是真的：大德公非常敬重、怀念他父亲。他特为父亲乔善本立了个大神主牌位，每逢祭祖时，这牌位总是高高在上，赫赫堂堂。可是而今，大